

JUNZIJIANGSHAN
WORKS
君子江山
著

一生一世 笑对繁华

珍藏
微家

下



貌美心黑太子 VS 飞扬跋扈公主

旗正飘飘马正嘯嘯，一位美女在聒噪
富贵浮云生死一笑，结伴双飞入云霄

欢迎观看逗乐夫妻的精彩日常

他似劈开薄雾的一道天光，她若磅礴大雨中绽放的火莲。

深情如他，情网撒下，要她无路可逃。

强强碰撞，是互不相让的咬牙争斗，还是永生相守的不离不弃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君子江山
JUNZIJIANGSHAN
WORKS 著

一生一世 笑对繁华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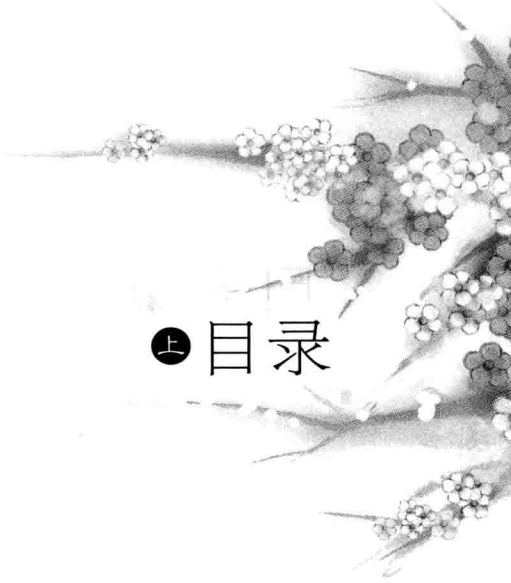
一生一世笑繁华 : 全2册 / 君子江山著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569-6
I. ①一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0361号

书 名 一生一世笑繁华
作 者 君子江山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崔 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510千字
印 张 38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,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569-6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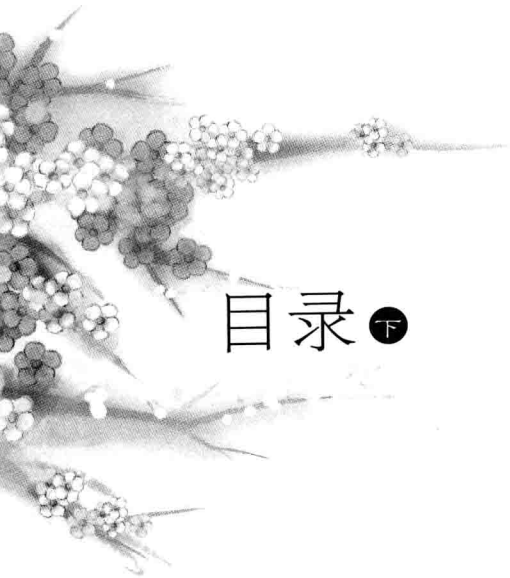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● 目录

第 一 章	天降美人，一脚飞之	1
第 二 章	惹上冰冷皇帝	48
第 三 章	你敢娶，我就敢嫁	139
第 四 章	做爷的女人	181
第 五 章	王者倾心	213
第 六 章	英雄救丑，诽谤人家会出事	236



目录●下

第 七 章	千里追妻，不矜持的太子爷	285
第 八 章	你昨晚对爷做了什么	324
第 九 章	教训白莲花	355
第 十 章	揭开纯洁美人皮	408
第十一章	迷情药粉	441
第十二章	冒死驰援皇甫轩	480
第十三章	婆媳问题乃千古难题	537



第七章

千里追妻，不矜持的太子爷

太子府，偌大寝宫之内。太子爷正在作画，笔走龙蛇，丹青洒墨；宽大袖袍曳地，带起阵阵清逸和风。这姿态看起来十分闲适，但眸中的期待、愉悦之色，却暴露了他的情绪。一旁的青枫也正将东篱所传递回来的所有消息，都在他跟前禀报。

在青枫说到澹台凰曾经问百里如烟是否这些年，瑾宸公子和如烟小姐在家时，爷很少再去看夫人之后，君惊澜唇边懒散的笑意微微一凝，眉间朱砂刹那黯淡，握着笔的手，也顿了一下……一滴水墨，滴的一声，落在了洁白的宣纸上，微微晕开，美人图的边上，就多了一点墨汁。青枫见他如此，也愣了一下，当即不敢再说。

旋即，他缓声一笑，低低开口，“这女人，真敏锐。”敏锐到让人讨厌，也敏锐到让人欲罢不能。语罢，他又接着画了起来。笔在那一点墨汁上轻轻勾勒，原是想画一丛花草，但是想起那女人的凶悍，就觉得不搭，是以换了一件物事……

青枫又接着开口，把澹台凰的那些豪言壮语，基本上完全口述了一遍，尤其那句“在女汉子的世界，男人就是坑。占不占，那都是我说了算”，他完全是抽搐着嘴角说的。

这话，直直说得君惊澜都轻笑了一声。这女人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待青枫将所有的事情说完，太子爷终于缓缓点头，闲闲开口，“看来如烟没有辜负爷的期望。”小苗子直听得在一旁翻白眼。

青枫先是点头，旋即又好似想起了什么，接着道：“对了，前几日太子妃遇见楚玉璃了，还胡说八道把他编排了一番，但是对方没有生气，还放太子妃走了。”说着，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赶紧接着道：“对了，某日太子妃赌博，被关到赌场的后院，翻墙出来之后，砸了东晋的国师笑无语。”

君惊澜听着，唇边的笑意更浓了，浓烈之下满是温和，温和之中全然是森然冷意。终于，他凉凉低叹：“男人缘还不错。”继而，他收笔，扔至一边——图已经

完成。

小苗子踮着脚一看，画的是漠北的那位三公主，旁边爷那一点墨迹下去之后，便改成了一头小毛驴。漠北三公主正指着那头毛驴不知道在说什么，但看神情像是在唱歌……小苗子看得特别想笑，又觉得和澹台凰的性格十分吻合。爷画得真是太到位了。

青枫一抖，直觉这不是一句什么好话，退后一步，开口，“爷，属下先告退了。”

“嗯。”君惊澜淡淡应了一声，又开口吩咐：“更衣。”“是。”下人们马上送来衣服。

小苗子在旁边斜眼问：“爷，您是真的不要星爷了？”上次在东陵皇宫对星爷那个残忍啊，他想起来都要做噩梦。“养了十四年，说不要便不要？让它跟着那女人，也可以帮帮她。”太子爷一边换衣服，一边懒懒道。

小苗子这才放心，星爷的毒牙和速度，几乎可以抗衡一个武林顶级高手。他又问了一句：“既然如此，您怎么不直接对星爷说，它得多伤心啊。”“直说了，以他们先前的过节，它便不会帮她了。不说，它以为自己无家可归，跟着那女人，也许还有机会见到爷，它自然会为她保命。”君惊澜懒懒地开口解释，说话间衣服已经穿好。

往外走了两步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又开口吩咐：“对了，如烟怕是忍不了几日，就要先来北冥。传令，让韦凤先去跟着她，爷随后再到。”“是。啊？爷，您随后到，您去哪儿啊？还有，您又不沐浴，好端端的换衣服做什么啊？”小苗子一边应声，一边飞快跟上。

太子爷闻言，勾唇笑道：“她不是要抢爷吗？爷就送上门去让她抢。剩下的事情，吩咐独孤城处理。楚玉璃到之前，爷会回来。”说罢，他大步而出。

小苗子生平第一次恨铁不成钢，咬牙跟在他身后大声呼喊：“我的爷，她抢您就送上门，您好歹矜持些呀……”走到门口的君惊澜脚步微微顿了一下，狭长的魅眸闪闪，半晌不言。

小苗子赶紧跟上去，在他身后认真地开口劝谏：“爷，您可好好想想，您好歹也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在我北冥，哪怕是纵观天下，那也是顶尖儿的人物啊。您就这样迫不及待地贴上去，显得多没面子啊。奴才都觉得丢人。”他之所以表达反对意见，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。太子爷顿了半晌，忽然伸手托住下巴，呈思考状。

小苗子心中一喜，以为终于劝动爷了，他不再赶紧送上门去倒贴了，却不

承想……

他顿了顿，薄唇勾出半丝意味深长的笑意，懒懒地开口，“男人要矜持做什么？但是，你倒是提醒了爷，若是太轻易就得到了，恐怕她就不知珍惜了。”尤其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论调，要是那没心没肺的女人，当真先占坑，掉头就扔了，恐怕……

“是呀，是呀。所以您就不要赶着送上去了，这样又掉身价，又容易让那女人得意忘形，不知您的可贵。”总之，能把爷留下就成了。

“去必是要去的，她怕爷被人捷足先登，爷自然也怕她出岔子。备马吧。”说着，君惊澜便大步往外走，紫衣墨发无风自动，惬意闲适。

小苗子猛然皱着眉头，终于忍不住大呼了一句：“爷，难道您忘了君家的诅咒？”

君家的诅咒，那是纠缠了君家人世代代的噩梦。君家的每个人，只要爱上，便是甘愿倾尽所有，甘愿万劫不复。这是君家之人的传统，历代而来，从未曾在任何人的身上出过意外。但，却因为高祖皇帝得罪了一个世外高人，从此君家便背负上了一个诅咒——君家的人，只要爱上，便一定会为爱而死，而且终其一生，也将不得所爱。

原本，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传说。但太子殿下的父皇、皇叔、皇姑，当年都无一例外，为爱而死；也确实实，都是活着之时，一生不得所爱。这便是在东陵，他看见爷认真了，心下便不赞同的原因。

前方的人脚步一顿，广袖扬起，双手负于身后。他仰望无边虚空，勾唇浅笑，“小苗子，你可知，皇位之争，只是一步错，便必死无疑。那，为了安危，为了能安安稳稳地活着，爷是不是就应该退而避之，将这一切都拱手相让？”“自然不可！”小苗子当即接话。

旋即，他慵懒的声音又从前方传来，“那么，遇见心动、心爱之人，要因为也许会死，便不敢靠近吗？”小苗子一怔，几乎有些说不出话来。既然为了皇位，敢于去拼去闯；那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为何不敢呢？

他怔忡间，君惊澜已然冷笑出声。他抬头望向天空，扬声开口，“我命由我不由天！人说天定人命，爷偏要人定天命。情之所钟，心之所向。那么，逆天何妨，死又何惧？”语落，他大步而出。行云挥洒，华光溢彩，耀目至极，叫人不敢逼视。

他不知天命，更不知天意如何。他只知，他的心，向她，只向她。

小苗子微怔。情之所钟，心之所向。是什么时候开始，爷已经陷得这么深了？

这一路，澹台凰和百里如烟不断闲扯，大致内容都是套话。百里如烟一边适度回答，一边故作淡定。几人就这样一直往东陵和漠北的边境而去。

百里如烟的神情越来越焦躁，心里像是有几千只蚂蚁在爬。走了一天之后，百里如烟终于憋不住了，抓着澹台凰的手，为难地开口，“嫂嫂，冷子寒叔叔应当已经回北冥了，我、我想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有点不好意思。

澹台凰很是理解。若不是挂心皇兄，她现在也想赶去北冥，以免被人捷足先登。她瞅着百里如烟笑了笑，“你去吧，说不准他正等着你呢。”

百里如烟便迫不及待地走了。小星星恶狠狠地指着她，“嗷呜！”

澹台凰白了它一眼，无语地开口，“反正你再怎么样，你主人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不是我的，也是别人的。虽然人兽恋不是不可能，但前提条件是你好歹是个母的啊。”这话严重挫伤了星爷幼小的心灵。

前方，又传来澹台凰无良的劝导，“其实啊，你想和你家主人在一起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欲练神功，挥刀自宫。欲成大事，也要学会不拘小节。你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挥刀自宫，把你自己变成个母的试试，也许你主人就对你感兴趣了。”星爷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终于耷拉着脑袋跟上了澹台凰的步伐，“嗷呜呜呜……”

一行人，就这样在小星星凄凄惨惨戚戚的哭声伴随之下，步入了一片密林。大家也都走累了，故而席地而坐，决定休息片刻，便生了一把火。

澹台凰冷眼看了小星星一眼，“给我护法，我要练功了。”“嗷呜！”叫着，小星星还转过头把屁股对着她。“成雅，那你给我护法吧。等我练功完毕之后，打几只鸽子。听说有狼从今以后都不想吃饭了，我们也能节省不少粮食。”澹台凰偏头看向成雅吩咐。小星星听完马上投降，转过头表示臣服，“嗷呜呜，嗷唔嗷嗷呜……”

篝火燃起，皎皎月光洒下，映照到澹台凰的脸上。此刻，她正闭目修习凤御九天第三重。只要破开第三重，她便可以借助外力，飞檐而起，行于空中如履于平地，一退十丈，等闲不可追。再加上她之前学的近身肉搏之术，寻常人想伤到她，那就难了。

运功时，胃部像是蹿起了一把火，流动到奇经八脉，让她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，身边也慢慢溢开一层淡淡云雾，整个人好似在梦幻之中。

澹台凰的眉头忽然皱了起来，再次遇到了瓶颈。有了上次走火入魔的教训，她

自然不敢再急于求成。但是她发现体内聚集的真气很多，尤其是从胃部蹿起的大量真气，单单以她现在的力量，根本驾驭不了。她不知道该如何压制，若是就此放弃，她又不甘心。这个瓶颈，她今日不突破，明日还会困着她，若是那样，被困的时间就长了。

就在她心中感觉有些无所适从，完全无法驾驭之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清冷孤傲的声音，“气冲百会，逆血而行。”成雅惊惧地往一旁的大树上看了一眼，只见一白衣男子静坐在树上。他清冷孤傲的容貌，仿佛天上明月一般动人，也不知道来了多久。

这八个字自然撞入了澹台凰的心中。不论是气冲百会，还是逆血而行，都是找死的行为。对方这么说，要么就是有意送她去死，要么就是教她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声音，她听得出来是谁的。只是片刻失神，她便赶紧收回了神识，选择了彻底相信。

于是，她带动自己胸口所有气流，直冲百会穴，并强制性压制气血，使之逆流……半晌之后，那些她本不能引导的真气，竟然从百会穴集合，又下落，一点一点散入她的血管之中，逆流的血液也减缓了进程，稍稍降低了冲突。终于，真气在体内运行几个周天之后，被全部吸收。

她睁开眼，心中一喜。第三重虽然没破，但是把体内那些真气都吸收之后，便离成功不远了。她整个人都感觉到轻盈了不少。眉心依旧闪过淡淡的凤凰图腾，稍纵即逝。

旋即，她飞快地转过头看向树上之人。白衣墨发，一双月色般醉人的眸，正静静看着她。眸色清冷，仿若藏着十丈飞雪，冰寒冷傲到望不到尽头。这样一个高傲到极致的男人，不是百里瑾宸又是谁？

“多谢。”她拱手开口，眸中笑意盈盈。那人闻言，缓缓闭上眼，没再看她。

就在这时，天空飞过几只鸽子，她飞快转头，捡起石头狠狠地砸了上去。几块石头一起袭出，竟然不负众望地全部中标。那几只鸽子在空中凄厉地叫了一声，身子一歪，翅膀一斜，就掉了下来。很快，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烧烤时光。而百里瑾宸，还待在树上没有走。

鸽子烤熟了之后，澹台凰笑咪咪地呼喊：“喂，帅哥，下来吃吧。”这话一出，树上的人根本没有回应，显然不欲搭理。

澹台凰热脸贴了冷屁股，也没觉得十分自卑和恼火，反而笑了笑，状若不经意地道：“我就知道我如此有魅力，你一定不敢下来吃，怕自己会不小心爱上我。”

树上的百里瑾宸闻听此言，寡薄的唇角微微抽了抽，美如清辉的眼眸睁开，纵身一跃，从树上下来。虽然知道她是激将，但是……他实在不欲再听此人自恋的言语。原本可以走，但他相信过不了几天，这女人极有可能厚着脸皮四处宣扬，说自己爱上了她。

他一袭白衣，却没有君惊澜那样重的洁癖，撩起衣摆，便往草地上一坐。澹台凰伺候周到地递给他一只熟了的鸽子，“哪，这只鸽子是为了感谢你方才帮助我，若是吃完还想吃，你就要自己烤了。”百里瑾宸清冷眼眸又扫了她一眼，淡淡地接过鸽子，张口咬了起来。

一边吃，澹台凰一边开口拉家常，并对此帅哥提出自己真诚的建议：“哪，这位帅哥，其实你的风范和武功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江湖少侠，但你也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，只要为人不再那么高傲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成功地从江湖少侠晋级。”

就是淡漠如百里瑾宸，此时看向她的眸光也微微诧异。他已是当之无愧站在顶峰的人物，还应如何晋级？

澹台凰看了他一眼，原本想拍上他的肩膀，在看到对方眸中的冷辉之后缩了回来，呵呵笑了一声，“只要你听我的劝告，迟早会从江湖少侠变成江湖大侠的。”

全场静默。澹台凰略微有点尴尬，赶紧补充了一句，“也许一个不小心，还能成为江湖豪侠。”

百里瑾宸静默数秒，终于淡淡起身，转身而去，显然不欲再与这样的神经病人人待在一起……尽管她和自己的娘亲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点相似。

随后，澹台凰方才那蠢样子，也在瞬间消失不见，眸中闪过深思。她总觉得他无端地出现在这里不简单。以他的性子，听完这样的鬼话，十有八九就得因为过度无语而离开。若是留下了，就很有可能别有用心；但是现在他走了，显然自己是想多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心中总是隐隐感觉有点不对，具体是哪里不对，她又说不上来。

就在这时，远远地，一个着暗紫色衣衫的女子，手上提着一把剑，大步往他们的方向而来。暗夜星火中，能看见她身形高挑，神情傲然，杏眼长眸，眼角微微向上挑起，瓜子脸。若不是表情很傲，还真有点做狐狸精的资本。

澹台凰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看着她紫色衣摆上的一个午夜魔兰的标识，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同样风格的衣饰。在哪里呢？对了，潜龙殿的门口。那时候君惊澜带来的人，他们的衣摆处都有标识，只是他们的是血色曼陀罗，而这个女子衣摆上的，是午夜魔兰。

她到了澹台凰的跟前之后，先是看了一眼小星星，然后转头看着澹台凰，微微抬手，恭敬地低头，“属下韦凤，北冥皇太子手下情报系统第一人，被派来保护姑娘。”

三句话，将自己的身份、地位、目的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澹台凰微微点头。这君惊澜确实是会调教人，就连他手下的人说话，都是字字句句点上重心，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。她偏头看了看小星星，见它也没有反常表现，显然韦凤的话是真的。

确定下来之后，她的脸色有点得意。这不，又派人来保护她了，看样子抢男人成功的几率，是真的很大啊。

“咳咳……”咳嗽了几声，她压下自己心中的得意之情，又纳闷地开口，“既然是情报系统第一人，他派你来保护我做什么？难道管情报的人也武功高强？但是，看你的样子，武功好像很一般啊。”

闻言，韦凤微微甩袖，遮住脸，只是一瞬，袖袍再放下来之时，就变成了澹台凰的脸。

澹台凰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几乎都恨不得冲上去扒着研究一下对方的脸。这是易容术？可是，对方竟然能这样用，而且是以这么快的速度。

“请姑娘放心，只要有韦凤在，即便有再多的人追杀，凭借易容术，我们也定能安然走脱。属下半个时辰之内，可以变出千张脸。”若不是有这样一个本事，也做不成爷手下的情报第一人了。

“嗯嗯，那你赶紧变回来吧。”这妖孽的手下，又是韦凤，又是独孤城，看来能人异士不少啊。若是北冥与漠北一战，也不知道皇兄能否招架。

“属下领命。”韦凤又是一挥手，很快变回了她的本来面貌。

澹台凰又睨了一眼自己身边的一块地方，“哪，坐吧，一起吃鸽子，自己烤。”

韦凤微愣。她还从来没有和主子一起坐着吃过东西，看澹台凰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，加上星爷和对方的侍婢也在一起吃，她也没有太过推脱，坐了过去——感觉有点不同，甚至有点受宠若惊。她本来以为，未来的太子妃会很嚣张呢。至少先前收到的情报，都是这样显示的。

澹台凰一边烤着自己的鸽子，一边问她：“一般来说，像你这样的高人，来到我这样的人身边不是都会有点不服吗？怎么我看你挺淡定的。”

“爷的命令，永远不会出错。”她只知道遵从主子的命令，其他的，完全不在考量范围之内。只是，为什么她觉得太子妃的话，好像有点找事儿的意思在里头？

“好吧。”是他调教得太好了，她想表现一下自己的人格魅力都没有机会。

这下，韦凤更是奇怪地看了她一眼。怎么好像自己没有不服，她还有点失望？

小星星和成雅，以及暗处的东篱倒是很淡定。她这几天明显脑子有病，他们基本上都看出来，思维模式和一般人那是不一样的……

两天之后，一行人经过思考，终于决定买几匹马代步。但是，因为小星星的威慑力，马儿始终不肯听话。终于，澹台凰想了一个妙招：她们在前头骑马，小星星在后头追着，马儿惊慌失措地往前逃，这样就不用扬鞭也能策马了。

对她的这个妙招，大部分人都是高兴的——成雅是明确地高兴，韦凤是偷偷地高兴，但是星爷很不高兴。可惜，狼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然后它就开始了自己的奔跑岁月。

韦凤这是第一次看见星爷吃这么大的亏，居然还如此听话，心中对澹台凰也不免敬重了几分。

刚出了洛阳，一行人奔往徐州。官道之上，有一匹马，等在那里。马上坐着一人——银冠玉带，紫衣墨发，神情慵懒，唇边含笑；眉间朱砂妖娆，刹那芳华，使人心醉心折。

他微微斜靠在马背上，左手撑颊，一副懒洋洋的神态。烈日的光辉洒在他身上，原本就灿目到让人不敢逼视的一个人，又在骄阳的映照下耀目了几分。他静靠在那里，两侧的花草树木也在一瞬间变成透明，再没有丝毫存在感——似乎天下万物，都以他为重心。

远远地，见到他的瞬间，澹台凰是有点开心的。开心之余，又想起他那张惹人讨厌的嘴，顿时又有点脸色发沉；很快又想起自己的抢男人大业，心中又是一阵激动。送上门来了，噢耶！总之，各种情绪交织，复杂极了。

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到了他跟前，她停下马来，他竟然没有第一时间跟她打招呼，反而微微挑眉，看向小星星，凉凉地道：“爷的爱宠，就是被这么使唤的？”太子爷狭长的魅眸扫向澹台凰，似乎有点不悦，眸色也有点冷，心下却是一阵暗爽。难得她主动来抢他，这辈子恐怕也只有这一次翻身的机会，不端点架子怎么成？

澹台凰一听这话，一阵上火，瞬间就想讥讽回去，但很快想到了自己的抢男人大业，硬生生地憋下了这口气。因为憋得太艰难，她的脸色都已经绿了。

小星星刹那间激动得泪流满面，一个飞蹿，就蹿到了君惊澜的怀中，

“嗷呜！”他狭长的魅眸淡看向它，神色瞬息间冷了半分，“你近来沐浴了吗？”“嗷……”星爷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，退后一步，站在马背上，离他一寸的距离。

“喂，你不是来找我的？”澹台凰皱眉问道，心里有点纳闷。他回北冥那天，他们两个策马到了野外，经过那啥那啥之后，他不是显得很在乎她了吗？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闻言，斜睨了她一眼，闲闲道：“爷是来接小星星的。不过，既然小星星也想去漠北，爷就跟你们一起去。”

“嗷呜！”刚刚嗷呜完毕，太子爷森冷的目光就放到了它的身上。小星星一颤，狼嘴一瘪，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如丧考妣地点头。

韦凤嘴角微抽。爷自己想去，却栽赃到星爷头上，这还是她第一次见他如此作为。

澹台凰白了他们两个一眼，策马就往前头走。本来她是准备直接走的，但是想想自己的抢男人大业，便开始和君惊澜进行感情交流，“我说，北冥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吗？”“你管这个做什么？”他微微挑眉，似乎不耐烦，狭长的魅眸中却暗含笑意，没给澹台凰瞧见。

澹台凰强扯出一抹笑，接着开口，“我只是好奇，关心你。你千里迢迢地赶过来，在路上累不累啊？”他懒洋洋地评价：“漠北三公主今日的话真多。”

“君惊澜！”澹台凰开始磨牙。“嗯？”太子爷微微挑眉，声调拖长，略为不豫地扫向她，又坏心眼儿地接着道：“女人就该温柔一些，才会有男人喜欢。漠北三公主的脾气也实在太暴躁了一些。”

这一句话险些没把澹台凰给噎死。她强忍下怒气，咬牙切齿地开口，“北冥太子说的是。本公主确实要好好注意，以后一定温、柔、些。”“嗯，那公主先温柔地叫本太子几声听听？若是够温柔了，爷就应你一声；想知道什么，爷就告诉你什么。”他眸中带着不怀好意的调笑，像是笃定了她叫不出来。

澹台凰磨牙，将自己的声调往下拖了八度，故作温柔道：“北冥太子……”对方微微摇头，看着前方道：“称呼不够亲密。”

“君惊澜……”这次声音柔得很，比方才的过于做作好了很多。“还是不够亲密。”太子爷继续摇头，已经快笑出声。

澹台凰咬牙，强忍着恶心开口，“惊澜亲爱的。”“爷怎么感觉还是差一点？”君惊澜好整以暇地看向她，故作不满。

澹台凰忍着吐血的冲动，悲愤地开口，“惊澜亲亲，惊澜宝贝儿，惊澜亲爱的……”这下不仅仅是她了，剩下的几人也都感觉一阵恶寒。太子爷好似一点异常感觉都没有，低笑道：“大有进步，只是……”

澹台凰忍无可忍，转过头，揪着他的衣襟，对着他风华绝代的脸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大骂，“还有只是？我说太子爷，您未免也太矫情了吧？矫情的都是贱人，你知道吗？！”太子殿下看向她抓着自己衣襟的手，懒懒笑道：“难道在太子妃心中，爷不是贱人吗？”

“……”澹台凰有了短暂静默，静静地看着他绝美的脸，将手收了回来，偏过头不看他，故作镇定又十分无语道：“所以你就准备破罐子破摔，一直犯贱下去？”“这天下人千千万万，可茫茫人海之内，姹紫嫣红之间，偌大四字之中，唯有你知我。”君惊澜转回身子，悠然自得而又兴致昂扬地开口。

澹台凰黑着脸偏头看了他一眼，十分纳闷道：“难道你犯贱的事情，这么多年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？”他闻言，浅浅一笑，斜斜地睨了她一眼，懒懒道：“爷说过多少次了，从来只在你面前犯贱。至于其他人，不慎知道了，爷都将他们杀了……”

澹台凰沉吟着，问起正事，“君惊澜，你的情报系统应该不错，知道现在漠北是什么情况吗？”君惊澜当即扫了她一眼，狭长的魅眸掠过，像是看傻瓜一般，道：“韦凤不是借给你了吗？”

澹台凰一怔。她以为他只是借了一个人来帮自己，却没想到他给自己的是一支情报线。

她身后的韦凤当即开口，“按照昨日收到的消息来看，漠北大皇子已经出了东陵国境，想来三日之后，便能穿过沙漠，到达漠北王庭。而漠北二皇子现在已然率军到了齐格亚部落。漠北皇下令整军，预备派兵围剿之。”

成雅闻言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赶紧转过头，对着澹台凰开口，“公主，要是王上真的发怒，派兵围剿二皇子，二皇子就死定了。”

澹台凰微微偏头看向君惊澜，虚心请教，“君惊澜，这件事情，你看呢？”“今日风有些大。”太子爷顾左右而言他。

澹台凰脸色下沉。今天天气好得很，艳阳高照，上哪里去找什么风？太子爷魅眸看向远方，又悠悠开口，“风太大了，爷很冷。”

“需要把我的外衣借给你吗？”澹台凰强迫自己不要生气。他闻言，微微偏过头，笑看向她，不怀好意地道：“爷喜欢人体取暖。”说话间，眉间朱砂瞬息变

色，艳丽得惊人。接着，太子爷悠然地张开怀抱，对着她浅笑，“再不过来，漠北的事儿，爷也看不懂了。”

澹台凰为了国家大义，做出了一些自己个人的牺牲。于是，片刻之后，太子爷春风得意地拥着佳人，悠闲策马。

他怀中的澹台凰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舒坦、习惯的，坐在他身前恼火地开口，“还不快说！”身后传来他低低的轻笑，“太子妃这急躁的脾气，真是……若是在床上也能这般急躁就好了，爷一定会很幸福。”

“其实我切人命根什么的，也很急躁。你可以选择马上告诉我，也可以选择继续胡说八道！”澹台凰头也不回地开口，一只手已经伸到身后。狭长的魅眸往她的手上轻轻一扫，他欠扁地道：“太子妃可以摸，但是千万别太用力。爷怕自己把持不住，以后容易有阴影……”

澹台凰手握成拳，正准备一拳头下去，他忽然伸手，如玉长指包裹住她的，触感温润，如同暖玉——宽和，温暖，包容。

澹台凰心中一动，心跳瞬息间快了几许。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述的感触，还有不断悸动的心，让她几近窒息。她飞快地将自己的手从他温暖的掌中抽出，故作淡定地看向前方，耳尖微微发烫。

他低低地笑，看着她微红的耳，凑近几许，在她耳边闲闲开口，“你父皇不会出手。所谓的派兵围剿，要表明的只是他作为帝王的态度，却并不会真正出手剿灭你的二皇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澹台凰面色一肃，眸中闪过困惑。

耳畔又传来他慵懒的声音，吹得她一阵酥麻，“漠北，是一个强者为王的国度，素来都是马背上定天下。你父皇也想要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到底谁比较适合继承帝位。这次，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机会。而且，都是他的儿子，倘若真要杀，他轻易也下不去手。既然如此，不如静坐观火，也算是对你大皇兄的考验。故而，在事态不可挽救之前，在没有发展到一定要他出手之时，他绝不会出手。”

这话说得澹台凰心里有点发冷。两个儿子争夺皇位，作为父亲，反而想借此看出到底谁更适合接下自己的帝位。这便是……她的家庭？

她不说话，他也能知她心中所想。慵懒的声音染上几许暖意，在她的耳畔缓声开口，“你要知道，你身在皇家，帝王所考虑的，永远先是家国大义，之后才是骨肉亲情。你父皇，是一个负责的皇帝。皇族之人，肩挑天下人的敬与望，享受着天下人的遵从，食着黎民百姓的供奉，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而且，他是真心疼

爱你。”

澹台凰沉默了片刻，很快又开始问：“既然如此，他摆出中立的态度便罢了，为何却要表示派兵围剿呢？”难道是为了迷惑大皇兄？

君惊澜笑笑，趁着她的注意力都在这件事情上面，轻手轻脚地揽紧了她的腰，使得两人离得更近，又好心情地开口解释：“私自调动兵马，是谋夺太子之位，也是藐视皇权。这调动兵马，你父皇应了么？天下人能应么？朝中大臣能应么？你父皇若不摆出姿态，以后岂不是谁都敢调动兵马，轻视国法，挑战君威？”

“哦。”这下澹台凰算是有点放心了。

他忽然伸出自己的如玉长指，低头看着她，好整以暇地开口，“太子妃，爷手冷，给我暖暖？”澹台凰低头看着他的手，顿时有点上火，不想理会。

旋即，他又状若不经意地道：“听说楚玉璃要访北冥，也不知来意，过些日子，爷就该回北冥去看看了。”澹台凰一震，很快想到了楚玉璃带着楚七七去联姻的事情。于是，她强忍着满心的怒意，伸出手握住他的手，并在心中飞快地安慰自己：拉个小手而已，不算是什么大事。

马儿往前头走了一段路，被人握着手的太子爷，又忽然闲闲地开口，“太子妃，爷有点饿了。前面约莫一里处，有条河，爷想吃烤鱼，要太子妃亲自烤的。”澹台凰额角青筋一突，顿了半晌，冷然道：“知道了。到了之后，我烤给你吃。”

“爷不喜吃甜，喜欢吃辣，所以鱼要很辣。”太子爷又开始提要求。澹台凰咬着牙，强迫自己温柔地道：“知道了。其实我也不喜吃甜，喜欢吃辣，哦呵呵呵……”

听着她这古怪的笑声，君惊澜微微勾唇，狭长的魅眸笑意满盈，又接着道：“爷忽然又有点腰酸，太子妃给揉揉？”“啊哈哈哈哈……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啊哈哈哈哈……”澹台凰皮笑肉不笑，故作开心地开口。

她转身抱住他，往他身后一翻，人就到了他的后头。其实她是可以直接转过来坐着给他揉腰的，但是那样两人的姿势就会变得非常……所以，澹台凰干脆翻到了后面。

怀中一空，背后一暖。太子爷对于有得有失这一点，还是非常理解的，故而没有太过介意，便坏心眼地开口吩咐道：“力道要不轻不重，爷方能感觉舒服。”“知、道、了。”澹台凰从牙缝里挤出去这几个字。然后，她愤怒地伸手，